

書名

卷一百十三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十三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正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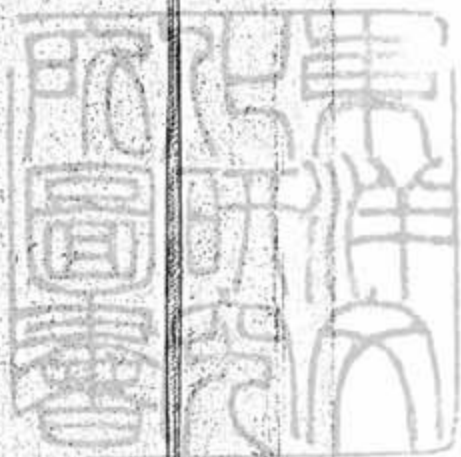
總論朝廷之政

治國平天下之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



衍義補
卷一百十三
至一百十五
書六



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戒濫縱之失

周書呂刑曰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附也罔擇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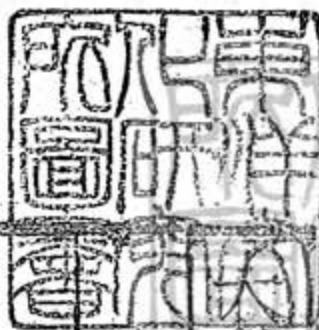
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

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蔡沈曰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

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

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貸而降罰于苗



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

陳大猷曰自古酷吏如郅都甯成嚴延年王温舒

周興來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

上帝不蠲而絕厥世古今一律也

臣按刑罰之所以不中者非屈于威則誘于富

屈于威所以徇人之勢誘于富所以阜已之財

用是以斷制刑獄震亂無辜之人民怨於下天

怒於上卒之所依之勢不可怙所得之財不能

保而併與已之所有者而喪之遂使自受姓以

來之宗祀亦殄滅而無遺類焉嗚呼呂刑此言

豈非萬世典獄者之永鑒哉

獄貨非寶惟府聚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

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善政在于天下

蔡沈曰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

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

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

爾

吳澂曰非天不中而偏罰之蓋以人之為人在於

有生之命陷人命以至於死天豈容之哉若天之

罰不如此其極則獄吏將無所畏恣為深刻而施

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無復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矣

臣按獄之於人乃性命之所關係顧不以公而以私不以理而以欲以人之性命而成吾之私家其與殺越人于貨其心一也蓋思曰人之生也乃天之所命吾以貨而殺人是逆天命也天豈容我哉以貨殺人且不可况又假天之討有罪者以殺無罪是重得罪于天矣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突

子毛及偃從公對曰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

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

臣按刑以弼教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權其輕重以為取舍焉苟在上者理有不明而惟欲之徇至用刑誅以快其志則凡所惡者大者可誅小者可論而人無容足措手之地矣下拂乎人心上逆於天道人雖無如我何其如天何

秦文公二十年初有三族罪孝公用衛鞅變法令令民為什五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始皇并吞六國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懸石之一而姦邪並生

赭衣塞路圜圉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臣按秦不師古專用刑法以致民不聊生而天下潰叛後世所當以爲鑒戒者也

漢高祖除秦苛法孝惠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高后除之孝文元年盡除收孥相坐律令

臣按古者五刑極於大辟死一身之外無餘刑也至秦人始有三族之法罪及於妻子同產夫以一人之有罪而其妻子固無罪也况一族乎父之族同一氣脉之相傳且猶不可又况於母族妻族乎是人家以一女子適人之故而累及

其一家一族無辜而至於絕宗殞祀若推其類

而至於義之盡則生女可以不舉矣使家家皆懲之而不舉則人類不幾於絕乎所謂妖言之令尤爲無可憑據言出於人之口而入於人之耳甚無形迹也徒以一人之言而坐其一人之罪且不可况其家族乎有國者恐其搖民惑衆或致姦宄之生禍亂之作必明立禁條須必見於手書著於簡牘成夫文理質証對驗明白無疑然後坐之不然且將有如賈生之論秦者矣生之言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

非徒不能禁亂且因以生亂而至於亡矣漢承秦後而一切禁之其享國至四百餘年宜哉

武帝卽位之後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湯奏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是後有腹誹之法比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胡寅曰昏主姦臣未有不惡嫉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張湯立此令何哉古者立誹謗之木以求謗言故士傳言庶人謗旣許之謗則有口者皆得盡其情矣周厲王雖監謗亦見其時言路之不隘

也監之而後隘矣秦禁偶語則兩人不得相與言矣其後又有妖言令則一人而爲國家深計者亦不得獨獻言矣雖然是猶或發之於口或筆之於書得一據証反是爲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爲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奏以言旣觀其言明試以功又考其事庶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可形顯而罪之嗚呼異哉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弑父指忠臣曰爾欲弑君指庶人

曰爾欲爲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爲盜賊爾雖不言不爲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嫉惡者孰不可殺矣立法如此與商紂剖比干觀七竅也幾希使賢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義不得以自伸反貽暗昧之誅喑鳴而死皆湯啓之也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而用焉惜哉史云公卿大夫自是諂諛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諂諛也况立法以詔之乎

臣按腹誹之法胡氏論之可謂切至矣張湯今年殺顏異明年卽自殺天道好還彰彰如此爲

人臣以事君何用殺人以求自安其位耶

帝以法制御下好專用酷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道路不通乃使范昆等衣繡衣持節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徃徃而群居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胡寅曰所爲立君者爲人群而爭也不務德化而

以力從事是與之爭也夫民服之則馴治之則駭
與之爭則奮然競起矣雖大無道之君惡民叛已
臨以嚴刑如薙草者錢鏹耒鋤相尋於地上亦未
有能盡殺四海之人者何則寡不勝衆也漢監不
遠在嬴政之世矣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養民
以政御衆不若以德撫衆撫以德養以善居上而
寬如天覆然何至於爲盜哉

臣按聖人制刑以求無刑立辟以求止辟武帝
特以盜賊滋起作爲沈命法非獨不能止盜反
由是而盜賊滋多且又因之而致官吏之相爲

掩蔽而盜賊益甚是一舉而二失焉由是而馴
致大亂不難也呂刑云民之亂罔不中是則治
民之道無有過於中者也是故先王立法制刑
莫不用中中則無過無不及可以常用而無弊
不過而嚴亦不及而寬過而嚴則民有不堪而
相率爲僞以避罪不及而寬則民無所畏而群
聚競起以犯罪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
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
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

法轉相比况禁網浸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
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駭不曉其意也或罪同而
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市買之交易也議者咸究傷之

臣按武帝以百姓貧耗窮民犯法乃使酷吏條
定法令推求其罪以網羅之嗚呼盍亦反求民
之所以犯法之由乎史固曰徵發煩數百姓貧
耗民之所以窮而至於犯法者有由也始也既
用桑羊孔僅以徵發煩數而致民於法獄終也
又用張湯趙禹以律令煩苛而陷民於死地武

帝何不仁之甚哉然則欲民之不犯法其道何
繇曰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必也制節謹度
薄稅歛寬力役使其家給人足則民不窮而自
不犯于有司矣

宣帝時廷尉史路溫舒上言秦人用刑之失其終有
曰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
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
國君含垢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
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
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

極天下幸甚

臣按溫舒之疏真氏已載於前書且謂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煅鍊而周納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十餘言其於胥吏慘刻之情獄犴冤枉之狀可謂盡矣然觀其疏始言秦之時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

皆鬱於胥虛美薰心實禍蔽塞乃秦之所以亡繼言胥吏慘刻獄犴冤枉及其終也又以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庶箴諫之路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結之大意謂秦之所以亡由刑獄慘刻刑獄慘刻由言路不開言路所以不開者由以正言過過者爲誹謗妖言也宣帝善其言故下詔立廷平然當時楊惲之死正坐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爲盡力之言于定國爲廷尉乃奏以爲妖惡言大逆無道則是溫舒之言切中宣帝之失而借秦爲言耳胡氏謂人君行事

不當於人心天下得而議之豈有戮一夫鉗一喙而能沮弭之哉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噫人君之酷刑皆足以失人心而亡國一旦苟有革心猶足以善其後惟殺諫者則無不亡之理觀諸漢唐末世之君可見矣有國家者尚鑒之哉章帝時陳寵上疏曰陛下卽位數詔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率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筭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今宜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帝納寵言詔有司絕鉗鑕諸慘酷之科解

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宜著于令

按文致謂其人無罪文飾致其法中也

桓帝延熹元年中常侍侯覽等令牢脩上書告李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帝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大尉陳蕃郤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之豈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上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蕃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上書極諫帝怒策免之自後無敢復言者竇武霍諝復以爲言帝意稍解乃詔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及靈帝卽位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侯覽怨張儉尤甚乃命朱並上書告儉等共爲部黨圖危社稷時上年十四問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爲不軌上曰不軌者何對曰欲危社稷上乃可其奏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連引收考布徧天下宗戚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

馬端臨曰黨錮之獄出於宦官之惡直醜正然欲
之罪則必從而爲之辭帝之問曹節曰黨人何
用爲惡而欲誅之耶善哉問也帝時方童幼未知
姦佞容悅之可惡忠賢鯁直之可親故發此問至
對以謀不軌危社稷則不復能窮詰其所以謀之
說所以危之狀而遽可其奏矣自昔昏暴之君誅
諍臣戮直士若龍逢比干之儔皆以諫諍於朝而
嬰禍而竊議於野者則未嘗罪之也至李斯始有
偶語之禁張湯始有腹誅之律皆處以死罪今觀
黨錮諸賢所坐卽偶語腹誅之罪而曹節王甫所
爲蓋襲斯湯之故智也至於根連株逮坐死者不

可勝計雖曰主昏政亂凶璫得以肆其威虐然亦有由來矣蓋漢家之法以誅死爲輕典而治獄之吏則以深究黨與爲能事夫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傳曰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信哉

臣按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臣以爲治獄之吏其小者耳其所失之存其最大者則誹謗妖言之禁焉呂后時雖除去其禁然溫舒上疏於宣帝始終以誹謗爲言則是雖除之實則暗用之而不自知也其子孫習見以爲當然左右兇邪遂龍衣用之以害異已之

人其禍乃至更代累世而猶熾卒之善良受禍國祚隨之後之有天下者其他刑獄雖若慘刻然失人心促國脉趣於亟亡者皆莫甚於誹謗妖言之令也古語云殺諫臣者其國必亡然殺諫臣猶有定名不諫者未必殺也惟用誹謗妖言坐人之罪則不分在朝在野有官無官一切誅之以鉗天下之口其國之亡也又何疑哉

魏孝文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

重嬰盜跖之誅不亦哀哉孝文善之遂除其制

臣按秦始有夷族之刑一人犯罪禍延一家而
且及其母族妻族焉崔挺茲言其仁人之言哉
秦僅再世而博陵之崔世爲北朝大族至于唐
猶盛不可謂天無意也

初魏元丕與陸叡李冲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
賜冲烈詔曰叡反逆違誓在彼不關朕也然猶不忘
前言聽其自死免其孥戮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
司馬光曰殺生予奪人君馭臣之大柄是故先王
之制雖有八議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

之下可宥則宥可刑則刑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
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魏於動貴之臣徃
徃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
不信之令使陷於死地也

臣按人君爲治大要在仁義所以持仁義者信
也不當死而死之非仁當死而不死之非義旣
許以不死而又死之非信失此三者何以爲國
梁武帝踈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爲意又
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
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

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
帝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臣按大禹泣囚憐民之愚也梁武泣囚徼已之
福也洒淚雖同而處心則異憐愚而泣終寘之
于法所以戒其後使之化愚爲智變惡爲良徼
福而泣雖若免之於死然而法度日弛姦惡日
起卒致白晝殺人公行剽掠本欲徼福於已而
反有以致禍於人所謂求福不得而禍已隨之
者也佛教之不足憑信如此後世人主其鑒之
哉

文帝素不悅學旣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
明祭臨下恒令左右覘內外小有過失則加以重罪
又患令史贓汙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
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
令斬之高頰等諫以爲朝堂非殺人之處殿廷非決
罰之地帝不納又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
不從竟於殿廷行決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群臣
之不諫者

臣按智者行其所無事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
文帝旣以任智而獲大位故凡事皆以所謂智

者處之欲人莫測吾之所爲而知所畏懼將以
得其情而憚其心也嗚呼聖人所謂智者豈若
是耶彼蓋自智其智非吾聖人之智也智與仁
勇爲天下之三達德缺一不可也而其所以然
者則本於誠焉誠以用智則所謂行其所無事
也噫隋文用其姦謀詭詐以爲智天之未定則
因之以奸天位天之既定則因之以滅宗祀後
世人君有任私智者尚文帝之鑒哉

文帝尚慘急而姦回不止定盜一錢棄市法聞見不
告者坐致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椀楠三人共竊一瓜
刑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
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
未有盜一錢而死者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
類矣帝聞之爲停盜取一錢棄市之法

臣按先王因情以立法如衡之於輕重少者不
可多大者不可小物有多少大小而衡一以無
心待之隨其多少大小而權之也盜一錢者則
坐以死盜萬錢者又何以加之哉以是立法是
教天下之爲盜者不爲盜則已如必爲盜則爲
其大而毋爲其小寧取其多而不取其少豈所



大學衍義

卷一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謂辟以止辟者耶

唐武后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謹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擢胡人索元禮爲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周與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索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怒永破家反是實及鳳凰曬翅驢駒拔擲仙人獻果等名或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誣

胡寅曰自古酷刑未有甚於武后之時其杖與其具皆非人理蓋出於佛氏所說地獄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說自南北朝瀾漫至唐未有用以治獄者佛之言在冊知之者少至闢立本圖地獄變相形於繪畫則人之得見而慘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傳佛本以善言之謂治鬼罪於幽陰間耳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苦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臣按先王制刑本以制民使之不敢爲惡後世爲惡者乃以刑爲行惡之具其慘酷有如武后時酷吏之所爲者蓋思曰吾人也彼亦人也人以是加我我能堪之乎天道好還吾害人以保己之富貴人雖不柰我何其如天道何吾雖尊貴彼雖卑賤同一知識蠢動也我與彼均稟性賦形於天地間天生我亦猶生彼也不畏于人獨不畏于天乎

武后長壽元年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狄仁傑等謀反先是俊臣奏請降勅一問卽承反者得減死及仁

傑等下獄未嘗褫其中帶寢處安甚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繼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繼視之俊臣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繼奏之樂思晦男數歲没入司農上變得召見武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可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后意稍悟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

於拷掠矣武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

臣按路溫舒言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箠楚刑具之輕者也人之肌膚尚有所不堪者况用非法之重刑乎後世人主觀武后時來俊臣治欲仁傑謀反之獄及詳樂思晦幼男之言與仁傑召見之對則酷吏害人之情狀罪人承罪之由灼然見矣

武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中間疑有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

承服朕不以爲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死者不有冤耶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爲功陛下使近臣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后悅曰曷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

臣按武后雖女主然其本心之天理亦未嘗無

也雖以一特酷吏逢其惡用淫刑以逞彼雖昧於其初然事久而天理定事過而善心生卒亦未嘗不知其非也是以酷吏無不坐誅而當時宰臣順成之者亦咎其陷已於淫刑焉後世人主觀仁傑之對及元崇此言凡有大獄必須自引所犯者於前躬自詰問而毋為所蔽為刑官者毋逢君之惡為大臣者必匡君之失毋使他日其君之悔悟而誅戮之及咎怨之歸也

武后時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以深刻為功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搥脅籤爪懸髮熏目及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縲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者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

臣按人主所深惡者反叛也而小人之欲求富貴者往往假是誣人以求爵賞人主不之察而聽之其致人於死地輒至十百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絕人之宗祀其為仁政之累和氣之鑿也

大矣遇有斯獄必須隔別而問證佐既明必須
得其反具引赴御前躬為詰問許其面辯不付
其獄於所執之人必察其詳於外廷之訊如此
則姦狀無不明刑獄無不當矣

玄宗天寶初李林甫為相起大獄以誣陷異己者寵
任吉溫羅希奭為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
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臣按國家置為刑獄有一定之名有一定之所
祖宗成法子孫當遵守之不敢有加焉可也漢
唐以來乃有詔獄之名及有起大獄者是於常

憲之外而更為之異名以羅人於死地所以張
姦臣之威失天下之心皆由乎此後世人臣有
請於祖宗常獄之外別起獄者必姦邪也人主
宜痛斥之

肅宗時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
善用礮免死以白衣於陝郡効力賈至上疏曰易曰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
矣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
不可守然則他無去榮者何以能亦堅守乎陛下若
以礮石一能即免誅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其徒寔

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
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
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不亦其傷益
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
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下
其事令百官議韋見素等議以爲法者天地大典帝
王猶不敢擅殺而小人得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
主也去榮既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謂
無憂所在暴橫爲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爲天下主
愛無親疎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

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君道屈臣
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
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
無法乎今陝郡雖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
不克况陝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治得之何益而
云榮末技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家國乃爲之
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
之

臣按肅宗之於一王去榮殺縣令而不正其罪
賈至旣言之韋見素等又言之諄復明切如此

而肅宗竟不悟焉其後卒至法令廢弛士卒桀
驁終唐室而不振其原未必不出諸此也

懿宗同昌公主薨悼痛不已殺醫官韓宗邵等二十
餘人收捕親族三百餘人係京兆獄平章事劉瞻言
以爲脩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軫聖慈宗
邵等診療之時惟求疾愈備施方術非不盡心而禍
福難移竟成蹉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械係老幼
三百餘人道路嗟嘆柰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
不明之謗願少回聖慮寬釋係者上覽疏不悅

臣按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

而已矣懿宗以一女之故而殺醫者二十餘人
而收捕親族至三百餘人知痛吾女之死而人
之死獨不可痛哉彼二十人者皆有父母子女
吾愛吾女而彼之父母子女亦愛其父與子人
有貴賤而痛戚之情則一也吾女之死非其故
若出於誤亦在所宥况醫所能生者不死者爾
數之盡者醫豈能延哉劉瞻之言痛切而懿宗
不悟非獨不仁蓋不智也

宋至和中太常博士吳及言古人除肉刑重絕人之
世也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人理希求爵命

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多矣夫有疾而夭
治世所羞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疾與罪乎臣聞
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黄門十人唐太宗定制
無得踰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
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
官多而繼嗣未育伏望濬發德音詳為條禁進獻宦
官一切權罷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
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莫先於此

臣按五刑之中宮刑罪重四刑惟殘人之肌體
宮刑則絕人之種類故雖死辟之大不若宮刑

之慘大辟雖曰身首異處然止於一身一時而
宮刑則上闕先傳下絕後繼非止一人一世焉
今世無古宮刑亦無宋人宦官之家取他人子
宮以為嗣之例

祖宗以來凡入侍掖庭者多取軍旅中不得已所
繫累之幼穉免其死而宮之至仁之恩也近年
乃有軍民之家自宮其子以求進者而在近甸
尤多惟我

國家都燕切近邊鄙民之生于是者比諸他境
尤當加意愛惜而保養之使其蕃息以壯實根

本一人失其生固在所惜况千百人絕其後代乎伏願體天地好生之德嚴爲禁制自今有自宮其子弟者罪其父母及其主戶全家戍邊鄰保知情重加罰贖其主使下手之人問以死罪被宮者分送藩府以給使令永不許進入掖庭如此則不禁自絕矣是亦

聖朝體天心惜民命錫民類莫大之仁政也

高宗紹興中殿中侍御史常同論私鹽刑禁太重主議之臣但曰刑不峻不足以致厚利夫峻刑章而不恤民害此姦臣之所爲也自古及今刑之所犯必稱

之輕重豈有罪無等降一用重刑之理今私鹽一斤至杖脊配廣南則孰不相率而爲百千斤之多哉祖宗之仁德在人猶人之有元氣今天下之勢可謂病矣柰何遂欲傷元氣乎法令之行繫乎國本不使有識縉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非國之福也

臣按天生物以養人非專爲君也而君專其利已違天意矣爲之禁且不可也况又爲不稱其罪之重刑哉常同謂刑之所犯必稱罪之輕重深得先王制刑之意後世法令所以禁愈嚴而

犯愈多者以不稱其罪也夫立法者君也而導君而爲是法者左右之臣也而行法者未必皆無仁心未必皆欲從君之欲彼見法之過於嚴而民之愚而貧無知而冒法不得已而犯禁不肯盡行其法故法雖行於暫而不能行之於久而卒歸於廢弛此非獨人心之不然而天理亦不之然也後世大盜多起於塩徒正以塩禁大嚴有國者不可不知

聖宗朝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提刑行郡決囚提刑憚行悉委倅貳倅貳不行復委幕屬所委

之人皆肆行威福以要餽遺監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則入其當黥之由意所欲殺則證其當死之罪呼喝吏卒嚴限日時監勒招承催促結款而又擅制獄具非法殘民或斷薪爲杖搯擊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夾兩股名曰夾幫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辯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痛深骨髓幾於殞命富貴之家稍有胥吏動籍其費又以赴辦月椿及添助版帳爲名不問罪之輕重並從科罰大率官取其十吏漁其百州縣往往專殺拘鎖罪人死而後已甚至戶婚

詞訟亦皆收禁有飲食不充饑餓而死者有無力請求陵虐而死者有爲兩詞賂遺苦楚而死者懼其發覺先以病申名曰監醫實則已死名曰病死實則殺之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禁止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臣按宋至理宗時土地已蹙窮民殘喘待日而斃多方以嫗乳之猶恐不足以存而一時監司守令乃爲嚴刑苛法以籍民財以殘民命理宗在位方以崇尚道學爲事務虛名而蔑實政當是之時爲監司守令者豈無學道學之流乎要之皆趣時好名之士非真有心於居敬窮理以

濟人利物者也卒至於傷天地之和促國家之脉而有裔夷之禍也嗚呼豈無所自哉今去宋季不遠其淫刑之具如所謂腦箍超棍之類世猶有襲而用之者伏惟

國家以仁立國乞勅有司痛加禁革敢有於律文枳杖之外巧意用刑者坐以違制之律造之者重罰用之者除名是亦順天心壽

國脉之一大事也

以上戒濫縱之失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 上

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程頤曰師爲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
爲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
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爲衆陰之主
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
象也師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